



和“上用”“冯亮记”“蔡也记”等30余种文字窑砖。

“只要对文化遗产有足够的虚心、耐心、爱心、敬畏心，就会得到它的反哺。”白光华说。

白光华还收集了另一种几乎被遗忘的建筑细节——陶瓷门牌。是的，景德镇的门牌号都是用瓷做的，这些门牌仿佛“城市的年轮”，每一块都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政治、文化与生活——“瓷器街”曾是景德镇最繁华的瓷器集散地；“龙缸弄”记录了明代“官搭民烧”的特殊烧造模式；“笔家弄”因宋代住户以制作瓷用毛笔为业得名……白光华告诉记者，每一个地名都对应着一个生产环节或行业分工。这种高度产业化的命名逻辑，在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。

国际范的创新力

如果说景德镇的资源禀赋给了它以瓷为业的基础，真正让景德镇脱颖而出的，则是它不断包容、吸收内化的创新力。

江水通五洲，昌江瓷业水运河道连接着东西方的海上航路，景德镇自古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。早在宋元时期，景德镇瓷器就随泛海贸易的船舶远销东南亚、阿拉伯半岛和东非，输出的国家和地区达50多处。

青花瓷的出现正是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。“青花”之“青”来源于氧化钴，又被称为“苏麻离青”。自唐代起，钴料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传入中原，成为制造青花瓷的核心原料。随着色料一同改变瓷器风格的，还有纹饰。

这些纹饰多源于异域文化，经中国工匠的审美改造，彰显景德镇陶瓷的国际范。

波斯的缠枝莲、古希腊古罗马的卷草纹、印度的宝相花传入后，与中国传统莲纹、牡丹纹融合，形成中西合璧的缠枝花卉纹；西域的狮子、孔雀、羚羊，在同一器物上与中国龙、凤、麒麟并存；菱形纹、回纹、联珠



景德镇窑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。摄影/张坚军

纹被大量采用，中国工匠将其与云纹、水波纹结合，用于器物口沿、底足的辅助装饰，既符合伊斯兰审美，又增添东方韵味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土耳其托普卡帕宫藏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，既融入了伊斯兰艺术中的连续纹样构成法则，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“兰叶描”“铁线描”技法，笔触酣畅恢宏大气，展现了极高的审美及制作工艺。

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，景德镇瓷器在世界各地，特别在欧洲，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民众的喜爱，还成为王宫贵族夸耀财富的手段，贵重的景德镇瓷器被欧洲人称为“白色黄金”。

随着制瓷业的发展，全国各地艺人工匠、官商士民、贩夫走卒们汇聚景德镇，形成了“工匠八方来，器成天下走”的繁荣景象。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曾在书信中惊叹道：这里每天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。

人多的地方，自然就有江湖。于是，行业自治应运而生。

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说“共计一坯之力，过手七十二，方克成器”。翁彦俊告诉记者，从原料开采、运输、加工，到拉坯、利坯、画坯、上釉、烧窑等，景德镇很早就出现了高度分工、高度协作的产业链，每一道制瓷工序都有专门的师傅，每一道工序都要对下一道负责。

《景德镇市志》记载，历史上业陶者“十之八九”是客籍人口，所以很难找到“纯粹”的本地人。因此，从明代开始，景德镇逐渐组成了以陶瓷成型和烧造为业